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九)

施耐庵著

國學基本叢書

水滸

第四十四回

『錦豹子』小徑逢戴宗

『病關索』長街遇石秀

話說當時李達挺着朴刀來鬪李雲，兩個就官路傍邊鬪了五七合，不分勝敗。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間隔開，叫道：『且不要鬪，都聽我說。』二人都住了手。朱富道：『師父聽說，小弟多蒙錯愛，指教槍棒，非不感恩；只是我哥哥朱貴見在梁山泊做了頭領，今奉「及時雨」宋公明將令，着他來照管李大哥。不爭被你拿了解官，教我哥哥如何回去？見得宋公明？因此做下這場手段。卻纔李大哥乘勢要壞師父，卻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，只殺了這些土兵。我們本待去得遠了，猜道師父回去不得，必來趕我。小弟又想師父日常恩念，特地在此相等。師父，你是個精細的人，有甚不省得？如今殺害了許多人性命，又走了「黑旋風」，你怎生回去見得知縣？你若回去時，定吃官司，又無人來相救，不如今日和我們一同上山，投奔宋公明，入了夥。未知尊意若何？』李雲尋思了半晌，便道：『賢弟，只怕他那裏不肯收留我。』朱富

笑道：『師父，你如何不知山東「及時雨」大名，專一招賢納士，結識天下好漢？』李雲聽了，歎口氣道：『閃得我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只賣了我，又無妻小，不怕吃官司拿了，只得隨你們去休。』李逵便笑道：『我哥哥，你何不早說？』便和李雲剪拂了。這李雲不曾娶老小，亦無家當，當下三人合作一處，來趕車子，半路上朱貴接見了大喜。四籌好漢跟了車仗便行，於路無話。看看相近梁山泊路上，又迎着馬麟，鄭天壽都相見了，說道：『晁宋二頭領又差我兩個下山來探聽你消息。今既見了，我兩個先去回報。』當下二人先上山來報知。次日，四籌好漢帶了朱富家眷，都至梁山泊大寨聚義廳來。朱貴向前，先引李雲拜見晁宋二頭領，相見衆好漢，說道：『此人是沂水縣都頭，姓李，名雲，綽號「青眼虎」。』次後朱貴引朱富參拜衆位，說道：『這是舍弟朱富，綽號「笑面虎」。』都相見了。李逵拜了宋江，給還了兩把板斧，訴說取娘至沂嶺，被虎吃了，因此殺了四虎。又說假李逵剪徑被殺一事，衆人大笑。晁宋二人笑道：『被你殺了四個猛虎，今日山寨裏又添得兩個活虎，正宜作慶。』衆多好漢大喜，便教殺羊宰馬，做筵席慶賀。兩個新到頭領，晁蓋便叫去左邊白勝上首坐定。吳用道：『近來山寨十分興旺，感得四方豪傑望風而來，皆是晁宋二兄之德，亦衆弟兄之福也。然是如此，還請朱貴仍復掌管山東酒店，替回石勇，候健。朱富老小，

另撥一所房舍住居。目今山寨事業大了，非同舊日，可再設三處酒館，專一探聽吉凶事情，往來義士上山。如若朝廷調遣官兵捕盜，可以報知如何進兵，好做準備。西山地面廣闊，可令童威、童猛弟兄帶領十數個火伴那裏開店，令李立帶十數個火家去山南邊那裏開店，令石勇也帶十來個伴當去北山那裏開店。仍復都要設立水亭號箭，接應船隻，但有緩急軍情，飛捷報來。山前設置三座大關，專令杜遷總行守把，但有一應委差，不許調遣，早晚不得擅離。又令陶宗旺把總監工，掘港汊，修水路，開河道，整理宛子城垣，修築山前大路。他原是莊戶出身，修理久慣。令蔣敬掌管庫藏倉廩，支出納入，積萬累千，書算帳目。令蕭讓設置寨中案外，山上山下，三關把隘，許多行移關防文約，大小頭領號數。煩令金大堅刊造雕刻，一應兵符、印信、牌面等項。令侯健管造衣袍、鎧甲、五方旗號等件。令李雲監造梁山泊一應房舍、廳堂。令馬麟監管修造大小戰船。令宋萬、白勝去金沙灘下寨。令王矮虎、鄭天壽去鴨嘴灘下寨。令穆春、朱富管收山寨錢糧。呂方、郭盛於聚義廳兩邊耳房安歇。令宋清專管筵宴。『都分撥已定，筵席了三口，不在話下。梁山泊自此無事，每日只是操練人馬，教演武藝。山寨裏頭領都教習駕船，赴水，船上廝殺，亦不在話下。忽一日，宋江與晁蓋、吳學究并衆人閒話道：『我等弟兄衆位今日都共聚大義，只有公孫一清不見』

回還。我想他回薊州探母參師，期約百日便回，今經日久，不知信息，莫非昧信不來。可煩戴宗兄弟與我去走一遭，探聽他虛實下落，如何不來。」戴宗願往。宋江大喜，說道：「只有賢弟去得快，旬日便知信息。」當日戴宗別了衆人，次早打扮做承局，下山去了。正是：

雖爲走卒，不佔軍班。一生常作異鄉人，兩腿欠他行路債。監司出入，皂花藤口掛宣牌；帥府行軍，黃色絹旗書令字。家居千里，日不移時；緊急軍情，時不過刻。早向山東餐黍米，晚來魏府吃鵝梨。且說戴宗自離了梁山泊，取路望薊州來。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，作起神行法來，於路只吃些素茶素食。在路行了三日，來到沂水縣界，只聞人說道：「前日走了『黑旋風』，傷了好多人，連累了都頭李雲不知去向，至今無獲處。」戴宗聽了冷笑。當日正行之次，只見遠遠地轉過一個人來，手裏提着一根渾鐵筆管槍。那人看見戴宗走得快，便立住了腳，叫一聲：「神行太保！」戴宗聽得，回過臉來，定睛看時，見山坡下小徑邊，立着一個大漢，生得頭圓耳大，鼻直口方，眉秀目疎，腰細膀闊。戴宗連忙回轉身來問道：「壯士素不曾拜識，如何呼喚賤名？」那漢慌忙答道：「足下果是『神行太保。』」撇了槍，便拜倒在地。戴宗連忙扶住答禮，問道：「足下高姓大名？」那漢道：「小弟姓楊，名林，祖貫彰德府人氏，多在綠林叢中。」

安身，江湖上都叫小弟做「錦豹子」。楊林數月之前，路上酒肆裏遇見公孫勝先生，同在店中吃酒相會，備說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賢納士，如此義氣，寫下一封書，教小弟自來投大寨入夥，只是不敢輕易擅進。公孫先生又說，李家道口舊有朱貴開酒店在彼，招引上山入夥的人，山寨中亦有一個招賢飛報頭領，喚做「神行太保」。戴院長，日行八百里路。今見兄長行步非常，因此喚一聲看，不想果是仁兄，正是天幸，無心得遇。」戴宗道：「小可特爲公孫勝先生回蘄州去，杳無音信，今奉晁宋二公將令，差遣來蘄州探聽消息，尋取公孫勝還寨，不期卻遇足下。」楊林道：「小弟雖是彰德府人，這蘄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。倘若不棄，就隨侍兄長同去走一遭。」戴宗道：「若得足下作伴，實是萬幸。尋得公孫先生見了，一同回梁山泊去未遲。」楊林見說了，大喜，就邀住戴宗，結拜爲兄。戴宗收了甲馬，兩個緩緩而行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。楊林置酒請戴宗，戴宗道：「我使神行法，不敢食葷。」兩個只買些素饌相待。過了一夜，次日早起，打火吃了早飯，收拾動身。楊林便問道：「兄長使神行法走路，小弟如何走得？只怕同行不得。」戴宗笑道：「我的神行法也帶得人同走。我把兩個甲馬拴在你腿上，作起法來，也和我一般走得快，要行便行，要住便住。不然，你如何趕得我走？」楊林道：「只恐小弟是凡胎濁骨，比不得兄長神體。」

戴宗道：『不妨，我這法，諸人都帶得。作用了時，和我一般行；只是我自吃素，並無妨礙。』當時取兩個甲馬，替楊林縛在腿上，戴宗也只縛了兩個，作用了神行法，吹口氣在上面，兩個輕輕地走了去，要緊要慢，都隨着戴宗行。兩個於路閑說些江湖上的事，雖只見緩緩而行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。兩個行到巳牌時分，前面來到一個去處，四圍都是高山，中間一條驛路。楊林卻自認得，便對戴宗說道：『哥哥，此間地名，喚做飲馬川，前面兀那高山裏常常有大夥在內，近日不知如何。因爲山勢秀麗，水遶峯環，以此喚做飲馬川。』兩個正來到山邊過，只聽得忽地一聲鑼響，戰鼓亂鳴，走出一二百小嘍囉，攔住去路，當先擁着兩籌好漢，各挺一條朴刀，大喝道：『行人須住脚。你兩個是甚麼鳥人？那裏去的？會事的快把買路錢來，饒你兩個性命！』楊林笑道：『哥哥，你看我結果那呆鳥。』攥着筆管槍搶將入去。那兩個好漢見他來得兇，走近前來看了，上首的那個便叫道：『且不要動手，兀的不是楊林哥哥麼？』楊林見了，卻纔認得。上首那個大漢提着軍器向前剪拂了，便喚下首這個長漢都來施禮罷。楊林請過戴宗說道：『兄長且來和這兩個弟兄相見。』戴宗問道：『這兩個壯士是誰？如何認得賢弟？』楊林便道：『這個認得小弟的好漢，他原是蓋天軍襄陽府人氏，姓鄧，名飛。爲他雙睛紅赤，江湖上人都喚他做「火眼狻猊」。能使一

條鐵鏈人皆近他不得。多會合夥，一別五年，不曾見面，誰想今日卻在這裏相遇着！鄧飛便問道：『楊林哥哥，這位兄長是誰，必不是等閒人也。』楊林道：『我這仁兄，是梁山泊好漢中「神行太保」戴宗的便是。』鄧飛聽了道：『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長能行八百里路程的？』戴宗答道：『小可便是。』那兩個頭領慌忙剪拂道：『平日只聽得說大名，不想今日在此拜識尊顏！』戴宗看那鄧飛時，生得如何，有詩爲證：

原是襄陽閑撲漢，

江湖飄蕩不思歸。

多食人肉雙睛赤，

火眼狻猊是鄧飛。

當下二位壯士施禮罷，戴宗又問道：『這位好漢高姓大名？』鄧飛道：『我這兄弟，姓孟，名康，祖貫是眞定州人氏，善造大小船隻。原因押送「花石綱」要造大船，噴怪這提調官催併責罰他，把本官一時殺了，棄家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安身，已得年久。因他長大白淨，人都見他一身好肉體，起他一個綽號，叫他做「玉幡竿」孟康。』戴宗見說大喜，看那孟康怎生模樣，有詩爲證：

能攀強弩衝頭陣，

善造艤艫越大江。

冀州妙手樓缸匠，

白玉幡竿是孟康。

當時戴宗見了二人，心中甚喜。四籌好漢說話間，楊林問道：「二位兄弟在此聚義幾時了？」鄧飛道：「不瞞兄長說，也有一年多了。只半載前在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個哥哥，姓裴，名宣，祖貫是京兆府人氏，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，極好刀筆；爲人忠直聰明，分毫不肯苟且，本處人都稱他「鐵面孔目」。亦會拈槍使棒，舞劍輪刀，智勇足備。爲因朝廷除將一員貪濫知府到來，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，從我這裏經過，被我們殺了防送公人，救了他在此安身，聚集得三二百人。這裴宣極使得好雙劍，讓他年長，見在山寨中爲主。煩請二位義士同往小寨，相會片時。」便叫小嘍囉牽過馬來，請戴宗，楊林都上了馬，四騎馬望山寨來。行不多時，早到寨前，下了馬，裴宣已有人報知，連忙出寨，降階而接。戴宗，楊林看裴宣時，果然好表人物，生得面白肥胖，四平八穩，心中暗喜。有詩爲證：

問事時巧智心靈，

落筆處神號鬼哭。

心平恕毫髮無私，

稱裴宣鐵面孔目。

當下裴宣邀請二位義士到聚義廳上，俱各講禮罷，謙讓戴宗正面坐了，次是裴宣，楊林，鄧飛，孟康，

五爵好漢，賓主相待，坐定筵宴，當日大吹大擂飲酒。看官聽說，這也都是地煞星之數，時節到來，天幸自然義聚相逢，有詩爲證：

豪傑遭逢信有因，

連環鈎鎖共相尋。

漢廷將相絲屠釣，

莫怪梁山錯用心。

當下衆人飲酒中間，戴宗在筵上說起晁宋二頭領招賢納士，結識天下四方豪傑，待人接物，一團和氣，仗義疏財，許多好處。衆頭領同心協力，八百里梁山泊如此雄壯，中間宛子城，蓼兒洼，四下裏都是茫茫煙水，更有許多兵馬，何愁官兵來到。只管把言語說他三個。裴宣回道：『小弟寨中也有三百來人馬，財賦亦有十餘輛車子，糧食草料不算，儻若仁兄不棄微賤時，引薦於大寨入夥，願聽號令效力。未知尊意若何？』戴宗大喜道：『晁宋二公待人接物，並無異心，更得諸公相助，如錦上添花。若果有此心，可便收拾下行李，待小可和楊林去蘆州見了公孫勝先生回來，那時一同扮做官軍，星夜前往。』衆人大喜。酒至半酣，移去後山斷金亭上，看那飲馬川景致吃酒，端的好個飲馬川，但見：

一望茫茫野水，週迴隱隱青山；幾多老樹映殘霞，數片彩雲飄遠岫。荒田寂寞，應無稚子看牛；古

渡淒涼，那得笑人飲馬。只好強人安寨棚，偏宜好漢展旌旗。

戴宗看了這飲馬川一派山景，喝采道：『好山好水，真乃秀麗，你等二位如何來得到此？』鄧飛道：『原是幾個不成材小廝們在這裏屯扎，後被我兩個來奪了這個去處。』衆皆大笑。五籌好漢吃得大醉，裴宣起身舞劍助酒，戴宗稱讚不已。至晚，各自回寨內安歇。次日，戴宗定要和楊林下山，三位好漢苦留不住，相送到山下作別，自回寨裏收拾行裝，整理動身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戴宗和楊林離了飲馬川山寨，在路曉行夜住，早來到薊州城外，投個客店安歇了。楊林便道：『哥哥，我想公孫勝先生是個出家人，必是山間林下，村落中住，不在城裏。』戴宗道：『說得是。』當時二人先去城外，到處詢問公孫勝先生下落消息，並無一個人曉得他。住了一日，次早起來，又去遠遠村坊街市訪問人時，亦無一個認得。兩個又回店中歇了。第三日，戴宗道：『敢怕城中有人認得他。』當日楊林卻入薊州城裏來尋他。兩個尋問老成人時，都道：『不認得，敢不是城中人。只怕是外縣名山大剎居住。』

楊林正行到一個大街，只見遠遠地一派鼓樂，迎將一個人來。戴宗、楊林立在街上看時，前面兩個

小牢子，一個馱着許多禮物花紅，一個捧着若干緞子采繒之物；後面青羅傘下，罩着一個押獄劊子。那人生得好表人物，露出藍靛般一身花繡，兩眉入鬢，鳳眼朝天，淡黃面皮，細細有幾根髭鬚。那人祖貫是河南人氏，姓楊，名雄，因跟一個叔伯伯哥哥來薊州做知府，一向流落在此。續後一個新任知府，卻認得他，因此就參他做兩院押獄，兼充古曹行刑劊子。因為他一身好武藝，面貌微黃，以此人都稱他做『病關索』楊雄。有一首臨江仙詞，單道着楊雄好處：

兩臂雕青鑄嫩玉，巾環眼嵌玲瓏。鬢邊愛插翠芙蓉。背心書劊字，衫串染猩紅。問事廳前逞手段，行刑刀利如風。微黃面色細眉濃。人稱『病關索』，好漢是楊雄。

當時楊雄在中間走着，背後一個小牢子擎着鬼頭靶法刀。原來纔去市心裏決刑了回來，衆相識與他掛紅賀喜，送回家去，正從戴宗，楊林面前迎將過來。一簇人在路口攔住了把盞，只見側首小路裏又撞出七八個軍漢來，爲頭的一個，叫做『踢殺羊』張保。這漢是薊州守禦城池的軍，帶着這幾個，都是城裏城外時常討閒錢使的破落戶漢子，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，爲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薊州，卻有人懼怕他，因此不怯氣。當日正見他賞賜得許多緞疋，帶了這幾個沒頭神，吃得半醉，卻好趕來耍惹他。

又見衆人攔住他在路口把盞，那張保撥開衆人，鑽過面前叫道：『節級拜揖。』楊雄道：『大哥來吃酒。』張保道：『我不要吃酒，我特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。』楊雄道：『雖是我認得大哥，不會錢財相交，如何問我借錢？』張保道：『你今日詐得百姓許多則物，如何不借我些？』楊雄應道：『這都是別人與我做好看的，念麼是詐得百姓的？你來放刁，我與你軍衛有司，各無統屬。』張保不應，便叫衆人向前一闕，先把花紅緞子都搶了去。楊雄叫道：『這廝們無禮。』卻待向前打那搶物事的人，被張保劈胸帶住，背後又是兩個來拖住了手，那幾個都動起手來，小牢子們各自迴避了。楊雄被張保并兩個軍漢逼住了，施展不得，只得忍氣解拆不開。正鬧中間，只見一條大漢挑着一擔柴來，看見衆人逼住楊雄，動彈不得。那大漢看了，路見不平，便放下柴擔，分開衆人，前來勸道：『你們因甚打這節級？』那張保睜起眼來喝道：『你這打春，餓不死，凍不殺的乞丐，敢來多管！』那大漢大怒，焦躁起來，將張保劈頭只一提，一交顛翻在地。那幾個幫閑的見了，卻待要來動手，早被那大漢一拳一個，都打的東倒西歪。楊雄方纔脫得身，把出本事來施展，動一對拳頭攢梭相似，那幾個破落戶都打翻在地。張保見不是頭，爬將起來，一直走了。楊雄忿怒，大踏步趕將去。張保跟着搶包袱的走，楊雄在後面追着，趕轉小巷去了。那大漢兀自不歇手，

在路口尋人廝打。戴宗，楊林看了，暗暗地喝采道：『端的是好漢，此乃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」，真壯士也。』正是：

匣裏龍泉爭欲出，

只因世有不平人。

旁觀能辨非和是，

相助安知疎與親。

當時戴宗，楊林便向前邀住勸道：『好漢看我二人薄面，且罷休了。』兩個把他扶勸到一個巷內。楊林替他挑了柴擔，戴宗挽住那漢手，邀入酒店裏來。楊林放下柴擔，同到閣兒裏面。那大漢叉手道：『感蒙二位大哥解救，了小人之禍。』戴宗道：『我弟兄兩個也是外鄉人，因見壯士仗義之事，只恐一時拳手太重，誤傷人命，特地做這個出場，請壯士酌三杯，到此相會結義則個。』那大漢道：『多得二位仁兄解拆，小人這場，卻又蒙賜酒相待，實是不當。』楊林便道：『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，有何傷乎？且請坐。』戴宗相讓，那漢那裏肯僭上。戴宗，楊林一迭坐了，那漢坐於對席，叫過酒保，楊林身邊取出一兩銀子來，把與酒保道：『不必來問，但有下飯，只顧買來與我們吃了，一發總算。』酒保接了銀子去，一面鋪下菜蔬，菓品，按酒之類。三人飲過數杯，戴宗問道：『壯士高姓大名？貴鄉何處？』那漢答道：『小人姓石，名秀，

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。自小學得些槍棒在身，一生執意，路見不平，但要去相助，人都呼小弟作「拚命三郎」。因隨叔父來外鄉販羊馬賣，不想叔父半途亡故，消折了本錢，還鄉不得，流落在此蕪州賣柴度日。既蒙拜識，實以實告。」戴宗道：「小可兩個因來此間幹事，得遇壯士。如此豪傑流落在此賣柴，怎能勾發跡？不若挺身江湖上去，做個下半世快樂也好。」石秀道：「小人只會使些槍棒，別無甚本事，如何能勾發達快樂？」戴宗道：「這般時節，認不得真，一者朝廷不明，二乃奸臣閉塞。小可一個薄識，因一口氣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夥，如今論秤分金銀，換套穿衣服，只等朝廷招安了，早晚都做個官人。」石秀歎口氣道：「小人便要去的，也無門路可進。」戴宗道：「壯士若肯去時，小可當以相薦。」石秀道：「小人不敢拜問二位官人貴姓？」戴宗道：「小可姓戴，名宗，兄弟姓楊，名林。」石秀道：「江湖上聽的說個江州「神行太保」，莫非正是足下？」戴宗道：「小可便是。」叫楊林身邊包袱內取一錠十兩銀子，送與石秀做本錢。石秀不敢受，再三謙讓，方纔收了，纔知道他是梁山泊「神行太保」。正欲訴說些心腹之話，投託入夥，只聽得外面有人尋問入來。三個看時，卻是楊雄帶領着二十餘人，都是做公的，趕入酒店裏來。戴宗、楊林見人多，吃了一驚，乘間閃裏，兩個慌忙走了。

石秀起身迎住道：『節級那裏去來？』楊雄便道：『大哥，何處不尋你？卻在這裏飲酒！我一時被那廝封住了手，施展不得，多蒙足下氣力，救了我這場便宜。一時間只顧趕了那廝去，奪他包袱，卻撇了足下。這夥兄弟聽得我廝打，都來相助，依還奪得搶去的花紅緞疋回來，只尋足下不見。卻纔有人說道：「兩個客人，勸他去酒店裏吃酒，因此纔知得，特地尋將來。」』石秀道：『卻纔是兩個外鄉客人，邀在這裏酌三杯，說些閒話，不知節級呼喚。』楊雄大喜，便問道：『足下高姓大名？貴鄉何處？因何在此？』石秀答道：『小人姓石，名秀，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。平生性直，路見不平，便要丟捨命相護，以此都喚小人做「拚命三郎」。』因隨叔父來此地販賣羊馬，不期叔父半途亡故，消折了本錢，流落在此薊州賣柴度日。』楊雄看石秀時，好個壯士，生得上下相等。有首西江月詞，單道着石秀好處，但見：

身似山中猛虎，性如火上澆油。心雄膽大有機謀，到處逢人搭救。全仗一條桿棒，只憑兩個拳頭。掀天聲價滿皇州，「拚命三郎」石秀。

當下楊雄又問石秀道：『卻纔和足下一處飲酒的客人何處去了？』石秀道：『他兩個見節級帶人進來，只道相鬧，以此去了。』楊雄道：『恁地時，先喚酒保取兩甕酒來，大碗叫衆人一家三碗，吃了去，

明日卻得來相會。』衆人都吃了酒，自去散了。楊雄便道：『石秀三郎，你休見外。想你此間必無親眷，我今日就結義你做個弟兄如何？』石秀見說大喜，便說道：『不敢動問節級貴庚？』楊雄道：『我今年二十九歲。』石秀道：『小弟今年二十八歲，就請節級坐，受小弟拜爲哥哥。』石秀拜了四拜。楊雄大喜，便叫酒保安排飲饌酒菓來，我和兄弟今日吃個盡醉方休。正飲酒之間，只見楊雄的丈人潘公，帶領了五七個人，直尋到酒店裏來。楊雄見了，起身道：『泰山來做甚麼？』潘公道：『我聽得你和人廝打，特地尋將來。』楊雄道：『多謝這個兄弟救護了我，打得張保那廝見影也害怕。我如今就認義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。』潘公叫：『好好，且叫這幾個弟兄吃碗酒了去。』楊雄便叫酒保討酒來，每人三碗吃了去，便叫潘公中間坐了，楊雄對席上首，石秀下首。三人坐下，酒保自來斟酒。潘公見了石秀這等英雄長大，心中甚喜，便說道：『我女婿得你做個兄弟相幫，也不枉了公門中出入，誰敢欺負他？』又問道：『叔叔原會做甚買賣道路？』石秀道：『先父原是操刀屠戶。』潘公道：『叔叔曾省得殺牲口的勾當麼？』石秀笑道：『自小吃屠家飯，如何不省得宰殺牲口？』潘公道：『老漢原是屠戶出身，只因年老做不得了，止有這個女婿，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，因此撇下這行衣飯。』三人酒至半酣，計算酒錢，石秀將這擔柴